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四十七回 奚□一奇方修腎 潘其觀忍辱醫腎

話說諸名士那日在怡園分題了些對子，經道翁一番賞識，俱極欣喜，後又看了那篇序文，真是五體投地，不能不服。就是南湘、春航，是最不輕易服人的，此時也是真心拜倒。明日子雲又請金吉甫到園，將那些聯額看了，吉甫亦甚佩服。請道翁用真行字，寫了□六扇屏風，吉甫薦的季□矮子在園中刻起來。到了四月□一日，春航、南湘報中進士，南湘中了二□一名，春航中了三□四名，兩人不消說都歡喜，把個蕙芳、蘭保也樂得說不出來。南湘此番在京，借住在文澤處，因去年乃翁赴任時，將住宅賣去。蕙芳因春航在文澤處，雖彼此相安，但他出進雖沒人說話，也常要到門房走走，因此覺得不甚便當。

又見南湘也中了，想他們二人的才學，是必入館選的，即與春航、南湘商量，何不合租一所房子。他二人甚願意，就托蕙芳留心，蕙芳又托人問了幾處，皆不合意。一日來到子雲處，說及此事，子雲道：「何不到我園中來，也熱鬧些。且道翁已選了南昌府通判，不日就要赴任，玉儂是要同去的了，你們搬進來，不好麼？」蕙芳道：「我是不搬進來。」子雲道：「你也搬進來。」蕙芳道：「我要搬進來，還要等一兩個月，此時還不能呢。」子雲道：「桂嶺那邊叢桂山房就有三□幾間屋子，竹君、湘帆二人很夠住了。你去對他們講，說我說的，不必另覓，將來如有家眷來了，再找不遲。我明日揀個日子去請他就是了。」蕙芳應了，又到次賢、琴仙處談了一會。琴仙知道不日就要出京，回念舊時朋友相好一場，出京之後，不知何年再敘，甚覺纏綿，留蕙芳坐了半天，談了好些話。蕙芳道：「你要出京，我們自然要送行的。但我今尊在家，拘拘束束，不甚暢快，須到外邊去才好。」琴仙也應了。蕙芳談了許久，方才辭出，見了春航、南湘、文澤，均將此話說明，度香要請他們二人過去，春航道：「竹君可以去，我這幾日就想接家母與內人來，房子終要找的，省得挪來挪去。」南湘道：「我也看去不去，也在兩可。」春航明日面辭了子雲，說要接家眷來京，子雲也不好相強。蕙芳也找著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就在鳴珂坊，與子玉相近。又替春航備了車馬，新收了幾個管家。那趕車的就是周小三，進來後，又薦他小舅子許老三，改名許貴，做了跟班，局面一變，暫且按下。

且說那奚□一病好之後，已養了一月有餘，此時性子減了好些，身體瘦了好些，煙癮又大了好些。但奚□一這個孽障，雖經了這番痛苦，就應該痛改前非，保身節欲。誰知他身體一健，仍舊不安本分。況且內有菊花，外有巴英官，這兩重前後門是封鎖不來的，未免也要應酬應酬。無奈那厥物甚不妥當，不動作時倒也不覺怎樣，此時原只剩了半截，沒頭沒腦，頗不壯觀。到動興時，內中有一條筋脹得生疼，要勉強應酬幾下，也是不能的，把個菊花心內急得無法，唯有暗中流淚。奚□一也覺抱愧，自己一想，今年才得三□歲，怎好就是這樣？若在家鄉，倒還能想個修治法子，這裡只怕未必有這個能手，把他移梁換柱起來。

一日要到宏濟寺去謝唐和尚，封了五□兩銀子，叫英官拿了。到了寺門口，見間壁開了個飯莊子，掛著招牌，寫著安吉堂。奚□一也不理會，到寺中見了得月，有些恨上心來，把他肩上狠狠的擰了一把。得月嘆道：「做什麼使勁的擰我？」奚□一笑道：「你害得我好苦，病了一個多月不算，把那子孫椿也鋸掉了半截，教我做了個廢人，我好不恨你。」得月把眼狠狠的瞅了他一下，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不知那裡沾了來，倒來冤我！我好好兒的有什麼，你只要看我的師父...」說到此，住了口。奚□一坐了，拉他在身邊，問道：「你師父那裡去了？」得月道：「在間壁莊子上。方才有個楊八爺請他去說話，就回來的。」奚□一又與得月頑笑一會，再問聘才，也不在家。

只見唐和尚醉醺醺的回來，見了奚□一，滿面春風的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如今是大好了。」奚□一笑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，還虧了你。雖然如今做了歪脖子的老短，到底還留得一半。若用了那人的藥，定然弄到斬草除根，淨了身了。我也沒有什麼謝你，這一點東西算還你的藥本罷。」說罷，作了一個揖，從英官手裡接過來，雙手送上。唐和尚連忙的辭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咱們弟兄怎樣的交情，你竟把我當作外人看待，送起謝儀來，快請收回。」奚□一道：「你莫非嫌少麼？」唐和尚連忙陪笑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雙手只管推來。奚□一道：「唐大哥，你不用這樣，咱們交情原不在這上頭。但你那八寶丹是個貴重丹藥，也花了錢才配成，不是幾個錢買來的。如今你不收，倒使我為難了。」唐和尚還要推辭，奚□一決要他收，只得收了。

二人講了一會話，唐和尚道：「你如今想已不忌口了，我這個莊子有幾樣菜頗好，今日嚐嚐新。」奚□一道：「這個莊子是誰開的？開有幾天了？」唐和尚道：「這所房子是我寺裡的，前年師兄租與一家住了，弔死了兩個人，那家就搬了出去。已後常常的鬧鬼，所以閒空了一年。前月春陽館的黃掌櫃的來，看這屋子好開莊子，與我搭伙計，我出了四千吊錢，才開了三天。有個廚子會做幾樣菜，一樣燒鴨子，已是壓倒通京城的了，還有一樣生炒翅子，是人家做不來的。靠你能的福，這幾天倒也擁擠不開，城裡頭有幾位相好也趕出來。卻還有一樣比別處好，後頭一重門開通，就是魏大爺的住房前一層，有相好的如果酒後要吹兩口，可以到我這裡來。就那邊也另有兩密室，要相公、媳婦，都可以叫得。從我這邊進去，是沒有人知道的。比運河旁邊那個右僧廟，一切更覺方便，又覺嚴緊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若奚□一從前聽了，不知怎樣高興，無奈如今大非昔比，眼前不見，耳中不聞，倒還好些。若聽了那些話，見了那些人，心中一動，底下那腦袋就像要伸出來，這條筋偏又拳縮伸不直，好不難受，因此不敢動心。他也不怕人笑他，就將這個苦楚說給唐和尚聽，聽得唐和尚大笑不止，說道：「你拚得再病一個月，我替你治好他。」奚□一道：「怎樣治？」和尚笑道：「我將些爛藥把那條筋爛掉了，省得他要痛，豈不好麼？」奚□一道：「不好，適或一齊爛完了，怎樣呢，難道還長得出來？我們廣東倒有個接樹法子，用海狗腎接他，不知京裡有會的沒有？」

唐和尚拍手笑道：「巧極，巧極！怎麼沒有？方才一個楊八爺，叫梅窗，一個張師□，叫笑梅，是魏大爺的相好，常到這裡來，我也與他相好。他們二人在間壁吃飯，我送煙過去，與他們講了半天。那張笑梅有個親戚是蘇州人，專門行這一道，替人配眼珠子，配鼻子，配牙，這卻都是假的。惟有接那樣東西，說先上了麻藥，將他一劈四瓣，把狗腎嵌進，用藥敷好，再將藥線纏好，一月之後平復如初。這狗腎是要狗連的時候，一刀砍死兩個，從母狗陰裡取出來的，才有用呢，不是什麼海狗腎。而且聽得說人是不疼不癢的。這人叫陽善修，現寓在城外，想必你那個也可以接得。但據你說短了，不曉得能接長不能。」奚□一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就立逼著唐和尚去請他來商量。

唐和尚已經訪明了住處，就叫人去請那陽善修。

那陽善修住得不遠，不多一刻來了。唐和尚出來，照應他先在外間坐下。奚□一從裡面看他，面貌頗不適觀，衣裳藍縷，有幾分瞧不起他，也不出來，叫唐和尚與他說話。和尚將奚□一的毛病講了。陽善修道：「講接法也不同，先看各人的本源，再看各人的行貨。譬如那老年人筋力衰的，是不能接的，就接了也是白接。若是本源好的，就爛掉了半截，只要有個根子，也可接得起來。但先要看看那位的本源，再斟酌接法。」

唐和尚同了他進去，奚□一勉強把腰鬆了一鬆，就坐下了。陽善修見奚□一才三□來歲，身材長大，像個本源未虧的人。但看他那威風凜凜的樣子，不敢來問他，局促促的站著。奚□一把手一招，叫他坐了。方才講的話，奚□一早已聽見，便道：「我這個病就有一樣作怪，內中像有條筋扳住，脹起來，他就有些疼。必要先治好了這條筋，才可治別的。」陽善修道：「且先請教請教，看是怎樣。」奚□一也覺有些不好意思，唐和尚走了出去，奚□一方站起來，解開褲子。那人湊著一看，把個象牙片兒撥了兩撥，叫奚□一把褲穿了，說道：「果然，先治直了這條筋，方好再接。」便出來對和尚坐了，先講盤子，包修包好要二百銀子，如有什麼不妥當處，一錢不要。唐和尚與奚□一講了，奚□一道：「二百銀也不多，但是要有用才好，不要被他人賺了。」唐和尚道：「他說好了才受謝，不好不要錢的。」奚□一應了。唐和尚做個三面言明，立了字據，明日先付藥銀五□兩。陽善修即拿出一包藥，一條綾帶來，交與奚□一道：「你回去，將這藥用丁香油調好敷上，把這條帶捆了，起先鬆鬆的，到起性時，便紮得緊緊的，越硬

越紮緊，只要三刻工夫，這條筋就直了，永遠不縮的。明日我到府上來再治。」說罷去了。

奚□一滿心歡喜，便等不及唐和尚請他吃飯，即辭了回去，與菊花說知，菊花更加歡喜，便找了丁香油出來，絕早就吃飯，過了癩，催奚□一睡了，將藥調得濃濃的，敷滿了他，將帶了捆上。奚□一覺得那物先涼後熱，一會兒火燒起來，脹得甚疼，便叫菊花把帶子收緊，收緊了覺好些，一連收了三次，方才止痛。奚□一睡著了，菊花醒來，將手摸摸他，覺比以前長了好些，心中甚喜。到了明日起來時，菊花要解他的看看，奚□一正想撒溺，菊花替他解了，奚□一撒了一泡黃溺，重新捆了。

吃了早飯，唐和尚同了那人前來，奚□一到書房裡陪他們坐了，陽善修問了昨夜的光景。菊花走將出來，從板壁縫裡望那個醫生，生得頗不順眼，一個黃腫臉兒，約三□來歲年紀，有幾根微鬚，身材短小，穿一件油晃晃的舊綢襖子，兩隻袖子破爛不堪。又見唐和尚的頭剃得紫光油滑，穿件青綢夾襖，拿著把扇子扇著。聽得那人說道：「叫你們管家生個炭爐來。要一大罐子開水，再要個小藥吊子，還要舊綢子一塊。」奚□一吩咐都取了來，炭爐、開水是現成的，就擱在一邊。那人取出一包藥，聽得他說道：「這是參，這是牛黃，這是珍珠。」又抓些別樣的藥在裡頭，煎了一會，倒了一杯，涼了半刻時候，叫奚□一先服了。奚□一道：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過那癩。」那人道：「索性上了藥，你再和唐師父吃煙。等這藥性發一發，就好動手了。」此時春蘭、英官也站在書房門口觀望。

菊花見那人先調了半盞子藥，將奚□一的帶子解開，將水洗淨，把綢子擦乾了。菊花嫌那板縫小，還有些灰土嵌在裡面，取下金耳挖來，把板縫裡的灰剔得乾乾淨淨，眼光才望得到轉彎處。見那人將藥與他敷上，又拿一個綢套子套上，點了五寸長一枝香。奚□一與和尚躺下吹煙，菊花又見那人到窗前桌子上解了一包，取出個竹筒，並一個油紙包來。把那油紙包打開，有幾條藥線，還是濕的，將四條理直了，放在一邊。聽得他問道：「你那尊軀似乎過短，你如今要加長些不要？」奚□一道：「能夠加長更好。」那人道：「也不能很長。此時尊駕發起性來有多少長？」奚□一道：「前日不過兩寸半，昨日筋直了有三寸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替你修好了，就可以有四寸，也就夠了。」奚□一口煙含在嘴裡，答不出話來。菊花在外聽了，當是奚□一只要四寸，便著了急，失口說了一聲道：「極短也要五寸。」唐和尚忍不住笑了一聲。奚□一聽得出口聲，便咳嗽了一聲。菊花自知失言，便跑了進去。陽善修聽得有人說要五寸，抬頭一看，見門口有兩個孩子站著，便當是他們講的，也笑了一笑。春蘭臉倒紅了一紅，英官鼻子裡哼了一聲。

那麻藥已上了好一會，菊花忍不住又走了出來瞧時，見那人說道：「香已點完了，藥性也走到了。」身邊又扯了一塊青縐紗來，笑對奚□一道：「疼是一點不疼的，但你自己看了，我就下不得手，你須閉了眼。」奚□一聽了，把縐紗在臉上捆了兩道。叫他坐在炕沿上，把腿分開，擱在兩張凳上。那人拿了藥線放在一邊，即蹲下身子，從竹筒裡揀出兩把小鋼刀。菊花見了害怕，心裡已突突的亂跳。見那人解下套子，那敷上的藥已半乾了。又將雞毛蘸著藥水刷了一轉，才把刀割了一刀，血冒出來，把一條藥線嵌進。一連四刀，嵌了四條。菊花看了，在那裡發抖，抖得牙齒對碰，撲在板壁上，那板壁也刷刺刺的響。春蘭、英官吐出了舌頭，縮不進去。唐和尚不忍看，躺著吹煙。那人又掏出一個錫盒子，取出一片鮮紅帶血的肉來，中間還剝了一個眼。又見他把那把小刀在龜頭上戳了幾刀，又冒出血來，將那片肉貼上，再用藥敷好。通身又上了藥，紮了兩三根藥線，把個象牙片子在頭上按了幾按，研得光光的，才把綢套子套了。解開了蒙眼的縐紗，見奚□一揉揉眼睛，像似不知疼痛，菊花才放心。

唐和尚問道：「怎樣？」奚□一道：「倒也不覺怎樣，就是下身麻木，此時兩腿一動也難動。」陽善修把他腿撥了下來，扶他睡下，說道：「每日吃煎藥一服，我留下方子，你們自去抓罷。敷藥我每天午正時來替你上，七日內包好。好之後切不可就使喚他，總要兩三月之後，方可辦事，不然是要受傷的。切記，切記。公雞、鯉魚、羊肉，百天之內吃不得的。大好之後，你若能吃狗肉，倒有益處。」奚□一道：「狗肉，我們廣東人叫做地羊，是常吃的。我也不知吃過多少了。」陽善修對唐和尚道：「昨日講的藥本先給我，我好去配藥。」奚□一即叫春蘭去對媪奶奶講，要一封銀子出來。菊花聽了，先進去開了箱，取出一封銀子，交與春蘭送出。陽善修接了，收拾了藥包物件，叫春蘭、巴英官扶了奚□一進內去躺罷，同了唐和尚出去了。奚□一果然每天服藥一次，陽善修每到午正時候便來上藥，一連□餘日，竟已長好。後來菊花也不迴避了，到陽善修來上藥時，在旁偷看。見奚□一那物壯了好些，但是刀痕雖合，一條一條的形跡尚在頭上，更不好看，一塊青，一塊紅，像人臉上帶著記印一般。惟撒溺時尚有些疼痛，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潘三自那日受了周小三這番茶毒回去，唬了一場大病，二□幾天才起得來。這口氣悶在心裡，無從發洩，還算小事。

那許老二摳了他一摳，又放了些東西在內，潘三回來趁早想法還好，偏偏又病了整個月，如今又隔了多時，裡頭倒像生了蟲，癢得難忍。老婆面前也講不出來，每到癢時只好隔著褲子摳摳擦擦，無奈全不中用。要想找個人替他醫醫這癢病，自己已是這些年紀，又這般相貌，斷難啟齒。那一日實在難忍了，只得要老年失節。想家內人都告訴不得，只有一個打更的焦傻子，是個懵懵懂懂的人，才二□幾歲。告訴了他，要他當這個美差，叫他不許對人講，想他倒不講的。主意定了，便叫了焦傻子到了一個小帳房裡，先賞他喝了一碗酒，三個黑麵饅饅，然後把這毛病對他說了，又叫他別告訴人。焦傻子只管點頭答應，心內一些不懂。嚼完了饅饅，轉身就走。潘三一把拉住他，他問：「要做什麼？」潘三再要講一遍，也講不出口來，若放了手，又恐他走了。便拉他到炕前，才放了手，自己伏在炕沿上，拉脫了後面衣服，高聳尊臀，口裡說道：「你來！你來！」焦傻子見了，四下張一張，見桌上有張包茶葉的紙，抓了過來，遞與潘三，嘴裡說道：「三爺，你自己擦罷，我只會打更，不會擦屁股的。」一徑走出去了。潘三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只得罷了。

過了幾日，更加難忍，便恍然大悟道：「要找人，是要找個行家，這糊塗的找他何用！」便想起與他頑過那些相公：「若去找那年輕貌美的，又定不妥，只有一個叫桂枝，如今三□多歲了，光景甚苦，在班裡分包錢，他與我有些情分。」即到戲園中找著了桂枝，也帶他上了館子，又許他幾件衣裳。桂枝心裡喜歡，當是潘三念舊，還要與他敘敘，便極力巴結。潘三見他光景甚好，癢病便發作了。便把他的病根告訴了他，問他可有醫方。桂枝聽了，笑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沒有醫方，就有醫方，想你能也斷乎不肯的。」潘三道：「我倒肯，只怕人家倒不肯。你若肯醫我這個病，我願重重謝你。」桂枝笑了一笑，瞅著潘三。潘三見他肯了，便坐到他懷裡，一手將桂枝那物捏了幾捏，也有些意思。桂枝心裡想他幫襯，只得勉強。彼此鬆了褲子，桂枝也當他與自己一樣的東西，不料到門口一撞，一團茅草，路徑不分，針針刺刺的，心上一驚，那物就如春蠶將死的光景，臥倒了再也扶不起來。再見潘三的臉回轉來，問道：「怎樣？」桂枝更覺肉麻，身上一冷，渾身起了雞皮皺，忙說道：「今日不能，明日再醫罷。」潘三見此光景，只得拉倒，心上還想他明日來，與他約定了，給了他四吊錢。那桂枝又訴了多少苦，格外要借□吊錢，潘三又只得給了。

到了次日，桂枝果然來了。進了小帳房內，也照昨天的樣，只是不濟，就用三牲也祭不起他，把個潘三急得無可奈何，兩人白白的坐了半天而散。潘三正在納悶，忽見一個伙計進來說道：「周家那找零的銀子二□九兩七錢，打發人來取。」潘三道：「我早已秤好在此。」將天秤架下抽屜一開，只見幾個法碼在內，不見銀包。又從各處找了，也不見有。潘三明知桂枝偷去，只得叫伙計重兌了。再看屋內牆上掛的一個表，也不見了。潘三恨聲不已，因是找他來醫病的，不便多說，忍氣吞聲，惟有暗恨周小三與三姐害他。

又挨了幾日，那天多喝了一盅，更癢得利害，偶然想起卓天香也□七八歲了，又是他的老主顧，叫他來商量商量倒可以，即叫人去叫了天香來。天香來了，見了潘三，請了安。潘三甚是歡喜，又同他到小帳房裡，擺出一盤盒子菜、一碟熏魚、一碟瓜子、一壺陳木瓜酒，與他談心。天香見潘三喜眉笑臉，乜斜著眼睛，扭頭扭腦，不像往日的樣子，心裡想他今日高興，必有一番纏擾，吃了一會，天香過去與潘三一凳坐了。潘三摟著，一手摸他那物，比落花生大得有限，心裡吃驚，問道：「你今年□八歲了，怎麼還沒有發身，像七八歲的孩子？」天香笑道：「不曉得為什麼緣故，他只不肯長，他也不懂人事，總沒有動過色。」潘三道：「我不信。」把他那顆落花生雙手拈了幾拈，果然不動，又捋兩下，也不見怎樣，潘三氣極，將他推下身來。天香嘻嘻的笑，又撲在潘三

懷裡，拈著他的鬍子道：「三爺怎麼惱我？我原用不著這個。怎麼你今天找錯了門路？」潘三撇著嘴不理他。天香伸手去摸潘三爺的下體，也像煙癮來了的一樣，垂頭喪氣，不比往日的淘氣。天香弄了一會，有些起來。無奈潘三一動心，後面更發癢得利害。要把天香攆開，天香當是他故意裝做，便一把攥得緊緊的。潘三咬緊了牙，夾緊了屁股，把天香肩上咬了一口。此時是穿的袂衣服，一口把天香咬的「哎喲喲」的叫起來，把一手護著肩。見潘三靠了椅背，把身了往下坐了幾寸。天香見此光景，甚是不解，眼睜睜的看著潘三，見他面紅耳赤，又不講什麼。天香道：「三爺，你今日為什麼不喜歡我？想我伺候錯了，因此惱我。」

潘三道：「我也不惱你，但我今日不高興與你做這件事。」天香只得走開坐了，又道：「三爺，要梳髮不要？」潘三道：「也好，倒梳梳髮罷。」天香與潘三梳起髮來。潘三問道：「你們給人頑的時候，內裡怎樣快活？」天香笑道：「有什麼快活，這是伺候人的差使，快活是在人快活呢。」潘三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我聽說有一種人，小時上了人的當，成了紅毛風，說裡頭長了毛便癢得難受，常要找人頑他，及到老了還是一樣，這真有的麼？」天香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東光縣就有兩個，一個劉掌櫃是開米鋪的，一個狐仙李，都有四□幾歲了，常到戲場裡去找人。他先摸人的東西，那人被他摸了不言語，他就拉了他去，請他吃飯，給他錢，千央萬懇的，人才頑他一回。適或碰著了個古怪人，非但不理他，還要給他幾個嘴巴。這個毛病至死方休的。」潘三聽了，心裡更急，又問道：「這毛病除了人頑，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治得呢？」

天香道：「那裡有什麼方法！」想了一想，忽又說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有一個人與我們同行，聽他說醫好一個人，說是用手挖出來的。」潘三笑道：「這個如何放得進手？」天香道：「手是放不進，指頭是伸得進的。」潘三道：「適或長了毛，指頭也挖不出來。」天香道：「他有方法。他說長毛也要經過人精才長，沒有經過是不長的，不過那東西不得出來。」潘三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有三個月的，大約還可以治得？」天香道：「這要問他。」潘三見有人能治這個毛病，便將實話與天香說了。天香聽了，也甚詫異，怪不得方才這個樣兒，想要與我做個燒餅會，便笑道：「你也頑得人多了，與人頑頑也沒有什麼要緊，治好他做什麼？」潘三把他擰了一下。梳完了髮，潘三千叮萬囑的叫他找了那人來，天香去了。

到明日去找那人，告知緣故。那人笑道：「潘三叫你來請我麼？這事我早知道。他正月裡拿這個法子收拾了許老三，許三姐才設計哄他，許老二就用他的法子收拾他，許老二早告訴了我。許老三吃了多少蕎麥麵，還吃了瀉藥，瀉不出來。還是我傳他的法子。聽說三姐將銀耳挖替他挖乾淨的，才不至成了毛病。潘三這個人真不是個東西，極該得這個報應，由他罷了。」

天香再三的替潘三央求。那人道：「既然要我去治好他的病，你去對他說，要送我三百吊錢。他這個毛病還花三百吊買來的，何況要治好？他應該加一倍才是。」天香即將這話去對潘三講了，潘三道：「不知取得出來取不出來？如果真能取出來，我就給他三百吊。但叮囑他別告訴人。」天香去了歇了兩日，才同了那人來到潘三小帳房內。潘三頗不好意思，那人道：「三爺的事我全知道，但日子久了，取他出來也不容易。」潘三自己講不出來，叫天香與他講定了，如好了送他三百吊錢，明日先交一百吊，□日後不發癢，再送那二百吊。那人也依了，便對潘三道：「三爺，你那洞府深，我的指頭短，摸不著底。你今日將二兩金子，打一枝七寸長、筆管粗的一根耳挖，明日早飯後我來，不管你取得乾乾淨淨，不要你受第二回苦。」

潘三道：「必定要金的，銀的使不得？」那人道：「定要金的，銀的萬使不得。」說罷去了。潘三疑他賺這二兩金子，但用二兩低銀打了，鍍了金，等他來。明日那人果然來了，將耳挖放進，替他掏得個乾淨。潘三也算略嘗滋味，先給了一百吊錢，那人把這耳挖果然要了，潘三以為得計。過了□餘日，居然好了，竟不發癢，又將那二百吊也給人他。天香借此向潘三借錢，潘三要買他的嘴，也給了幾□吊錢。

那人是個剃髮的，得了三百吊錢，便一朝發跡。又有二兩金子，便樂不可言。一日，想將那金耳挖到銀匠鋪裡打兩個戒指。銀匠說是鍍金的，他還不信，及到試金石上刮了出來，果然是銀的。便恨潘三賺他，起了狠心，找了天香，要他去對潘三講，不應欺他，他如今把這耳挖做了憑據，逢人便說是潘三爺要他挖屁股的，叫他一輩子怎樣做人？天香果然說了，潘三無奈，只得托天香去說，叫他不要聲揚，再給他些錢。後來講來講去，那人只是不依，又給了三百吊。以後那人與天香串通，每逢緩急，便找潘三，潘三不肯應酬，便惡言惡語的把那件事題起來。潘三像寫了賣身文契與他一樣，零零星星真應酬了好幾年，直到那人死了方罷。此是閒話，非書中正文。下文即敘琴仙出京，且俟細細分解。